



近
品
集
三

書

洪十

~ 16
2395
3



16
2395
/6-3

近齋集卷之五目錄

書

與密庵金公



近齋集卷之五目錄

Table with 10 vertical columns and 1 header row, currently empty.

近齋集卷之五

書

與密庵金公

盛論愈出愈密置水不漏殆令愚妄之見不知所遁
惟望洋而已如字終不可活看則以此作孝弟如慈
之如亦未穩貼不如且依書經本義以合於或問之
說蓋前所以不欲作愛民如子者只以此章之不說
推而今既以此章為兼化推則雖作愛民如子之如
却似無妨與首段之化為正義者不相掣礙矣然此
亦未定之見不知何時有止泊也大抵經義之辛苦



求解者融釋未易亦不可以強探力索而得之朱夫子嘗於克己復禮之禮字每不快意必訓作理字然後已其後始曰今乃知精微縝密非常情所及其潛玩之久而自得之深也如此今愚陋無朱子之真積用工而欲勘定經義於一時講論之間其可得乎惟當熟讀涵泳優游浸灌如來諭而後或庶幾終有脫然也姑欲捨置不復費辭耳他章文義欲隨疑求教而病憂尚有餘撓不暇錄出只以或問知則心之神明一欸別書奉質幸賜明教焉

別紙

或問釋致知之知曰知則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此似作知覺說故前嘗舉此仰質而盛教以爲神明下不着所以字者可見其非知覺矣是誠似然而但神明字本是稱心稱知覺之辭則於知識以神明稱之終似說得重雖無所以二字亦未見其爲非知覺也蓋以心言之則曰人之神明見孟子盡心篇集註以知覺言之則當曰心之神明今以知識亦謂心之神明則知識無以別於知覺矣故執事欲以所以二字之有無爲知覺與知識之分而盧玉溪之說曰心固具衆理而應事物所以妙衆理而宰萬物者非神明

乎此說若非以神明作知覺則是知識亦可謂所以妙宰者也然則所以字之有無恐不足以爲知覺知識之分朱子不言所以字而盧氏加所以字朱子之不言所以字者特省文而非必有意於以是而見其非知覺也且此段小註朱子說曰無所知覺則不足以宰制萬物要宰制他也須要知覺以此觀之豈非以妙宰之知爲知覺耶然若以致知之知爲知覺則知覺乃自然之知覺無待於推致矣致知之知終不可作知覺而或問及小註說如此竊不能無疑抑知識雖非全體之神明而亦由神明而發者故曰心之神明雖非統體之知覺而亦自知覺而出者故曰也須要知覺蓋從其根本說與章句訓知爲識之義自不相妨也耶

與密庵金公

知則心之神明一段前教所謂神明妙衆理爲體段宰萬物爲功用妙宰間而字當作以字之義看者誠細密分開可謂能見人所不見處矣極用欽歎

與密庵金公

治國章化推之義雖不記辨疑中所論如何而以或問中平天下條所云前章專以已推而人化爲言者

觀之似是兼化推言之矣但未知所謂已推者果非推到事君事長使衆之推而只是推慈廣孝弟之推也

與密庵金公

虛靈知覺以心言虛靈不昧虛靈洞徹以德言
虛靈知覺可言於心而不可言於明德耶虛靈不昧
虛靈洞徹可言於明德而不可言於心耶愚意未見
其以此而爲心與明德之別無乃盛意以爲知覺心
之知覺當於心言之而明德則明德自爲知覺不可
又以知覺言之耶然虛靈不昧虛靈洞徹於心亦可

言之未知如何

心是材料底德是道理底材料是形而下道理是形而上

以此言之心是物而德是則耶然則所謂明德涉於性矣且明德爲道理則其下具衆理是以理具理也
中庸序虛靈知覺體用之說曾見先輩有非之者

似是農巖說

農翁集雖未考出而愚亦以虛靈知覺分體用之說爲非矣蓋體一而用殊如以知覺爲用則何以曰一而已矣乎程勿齋之說蓋見下文所以爲知覺者是

說用途並指上文知覺爲用然下文知覺則有所以爲三字固是用也而上文知覺則自是體也真所謂未發時知覺不昧者也

與密庵金公

大帶尺數取考禮記玉藻篇雖不分大夫士而子游之言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註釋之曰人長八尺自腰以下四尺五寸爲參分而紳居二故長三尺以此觀之勿論大夫士其帶自腰交結處計之當爲四尺五寸圍腰尺數然所謂四尺五寸當用指尺如深衣之例耶抑用周尺耶雖以指尺計之腰下四尺五寸

似太長蓋此本以人長八尺爲準而人身長短亦有不齊若必欲盡用腰下四尺五寸之數則恐有過長曳地之患不必局於此說耶曾見人家大帶樣錄置者大夫帶爲指尺十八尺士帶爲二十三尺未知所据者爲何書可訝旣不知其來歷且依此樣則太長不可用惟當遵家禮備要長與裳齊之文勿論大夫士而用之如盛教矣士帶再繚之文明見於禮記而曾聞先賢非之云然則士帶不必再繚而只用廣二寸耶帶用白繒所謂繒果是俗稱銅絹耶銅絹白色極難得代用白紗何如耶

與密庵金公

今且換下其文曰虛靈不昧一而已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知覺云云

此處文勢固不可互換而若汎論心而曰虛靈不昧汎稱明德而曰虛靈知覺亦何不可

不昧統體說衆理零碎說

不昧卽心之本體衆理卽心之所具此心性之分也而今以不昧爲統體衆理爲零碎則是不昧自爲一理而衆理乃其萬殊也竊恐執事之論明德轉入於性矣此愚之所敢疑也

性是公共底德是得於己底

泛稱德字則當如此而若於明德上說則恐未盡明德之德固亦得於己之義而其所得者是虛靈不昧也今以得於己者與公共底對說則所謂得於己者便成得其公共底性矣與中庸章句健順五常之德之德何別乎是將以明德爲性而後可也

道之大原出於天則理出於理也以理具理亦何不可

天卽理也道卽理之在於事物者事物之理本出於天之理故董子之說如此自其原初來歷而言則率

性原於天命故謂之理出於理自其成形稟受而言則有物方可具理故謂之器以具理謂之理出理則可謂之理具理則不可謂之器具理則可謂之理具理則不可先儒曰萬理同出一源萬物各具一理出字具字意各不同今不可以理出乎理而因謂之理亦具理也未知如何

心實德虛心粗德妙

心徒實而不能虛則程子何以曰心兮本虛也心徒粗而不能妙則朱子何以曰人心妙不測也朱子所云心爲粗性天爲妙者卽不過論心性界分如心比

理微有跡之說也心與性固有粗妙矣心與明德豈有二也而或粗或妙耶心卽明德而今欲分而二之未知明德果別是何物乃儼然與心角立而爭其粗妙耶

與密庵金公

愚之以中庸序動靜之靜不作未發看者儘有曲折蓋其上言道心爲主人心聽命而道心人心皆心之用已發者則此靜字似非未發且其下曰自無過不及之差朱子嘗以無所偏倚爲未發之中無過不及爲時中之中此靜字若果未發則初豈有過不及之

可言故愚竊謂此靜字非未發也既曰靜而謂之已發者何也靜亦有至不至如曰至靜之中曰寂然不動皆指未發而至於此靜字特以事物未接而言雖事物未接而心中之喜怒哀樂或有發者矣雖喜怒未發而亦有曰纔思卽是已發者矣事物未接則可謂之靜而心中已動則不可謂之未發也喜怒未發則可謂之靜而纔有所思則不可謂之未發也中庸序靜字似指此等境界非指未發如寂然不動之至靜也愚之所自看得如此未知得無悖於本旨否

來教動靜皆用之靜果非已發是未發也未發對已發言則未發爲體已發爲用而以明德體用言之則虛靈不昧爲體而其所以有發未發皆爲用也耶

與密庵金公

來教靜與未發實無等分而中庸序動靜之靜若未發而非中之靜則已是差矣不可謂自無過不及之差云者誠極精當程子所謂纔思卽是已發者本爲蘇季明求中之問而發則未發而有思固是心頭之差也而愚之借用此語者蓋嘗妄謂未發已發之間亦有一層靜界未感物時有所當思而思則非差也思非未發而未感物亦靜也故果有所云云矣更思

近齋集 卷五
之未感物時君子胷中當無一事豈容思雖思其當
思者亦妄想也人心只有寂感而已不感則寂不寂
則感又焉有未發已發之間半靜半動底境界乎始
知前見之爲謬也當初以無過不及爲已發之中而
不欲通說於未發之中故遂起疑於動靜之靜以此
靜字爲非未發此意偏有所重未及思量到非中之
靜不可言無過不及之差可謂逐鹿而不見泰山者
也良愧良愧無過不及本以時中言時中之中本以
已發言而至朱子以時中之中通未發已發而言則
無過不及亦可言於未發之中矣執事所謂此以本

然言者誠得之以或問方其未發雖未有過不及之
可名而所以爲無過不及之本體實在於是者觀之
槩可知矣無過不及旣可言於未發之中則此靜字
之爲未發復何疑乎謹當從盛教矣

明德之無未發已發誠難猝地看破而大抵明德不
作心看則雖謂之無未發已發可也如所謂未發之
中已發之中非中之有發未發卽心之有發未發也
然而明德卽是心則明德有發未發矣此則當待心
德之辨歸一後方可更商耳

與密庵金公

明德之義執事雖不以爲性而亦不欲直喚作心蓋曰明德是心之良能不可便謂之心愚於此竊敢疑焉夫稱心爲明德如稱理爲太極理至極而無以加焉故謂之太極心神明而得於天者故謂之明德旣以理之至極謂之太極則太極不可不謂之理也旣以心之神明謂之明德則明德不可不謂之心也先儒曰至善太極之異名愚亦曰明德心之異名明德是心心是明德豈有二乎然執事每欲以心與明德析而二之心爲材料德爲道理心是形下德是形上言不昧洞微以德言竊意高識超卓必有獨得之見故亦不敢

決然以爲不可從蓋嘗因盛論而反覆思之矣明德譬如鏡之空明火之光明以空明爲鏡之體則可以空明爲鏡則不可以光明爲火之象則可以光明爲火則不可以明德爲心之良能則可以明德爲心則不可盛意其亦出於此乎然空明光明者虛字也鏡火者實物也虛字不配於實物則無所屬故泛稱空明則水亦空明奚獨鏡空明泛稱光明則日亦光明奚獨火光明泛稱明德則性亦明德奚獨心爲明德虛字配於實物而有所屬故水亦空明而旣於鏡稱空明則空明非水終是鏡也日亦光明而旣於火稱

光明則光明非日終是火也性亦明德而既於心稱明德則明德非性終是心也分而言之則固可謂空明非鏡光明非火明德非心而合而言之則亦可謂空明是鏡光明是火明德是心也執事之論必欲以心與明德而二之者雖有分析之細而恐反欠乎渾合之大也夫明德固心之良能而心無是良能則無以爲心故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不合性知覺而言心則非心之全也明德卽合性與知覺者則明德豈不可爲心之名乎如以明德爲非心則是心也當以何稱之耶將以方寸而稱之耶方寸者圖外

竅中有形之心也非無形之心也有形之心如醫家所謂以菖蒲茯苓補之者而無形之心聖賢所謂以誠敬養之者也經傳所說多是無形之心則無形之心非所謂明德乎明德者人心神明之妙不可得而名之故姑以明德而目之此明德之所立名也然則明德非心而何設使經文本義非便以明德爲心之名因而爲心之名未爲不可何則放勳實史臣贊堯之辭而孟子因以爲堯之名明德亦稱心之辭而因而爲心之名似亦無害又安知本文之意不以明德爲心之名乎朱子於章句不曰明德者心也故學者

各異其見或謂之心或謂之性議論紛糾迄莫能定
乃執事又若以爲非心非性而別作一箇名目者然
朱夫子不下心字於章句者蓋以爲旣釋明德則雖
不言心而人自知其明德之爲心也且使明德非心
之名而乃心之良能之稱則朱子必先用心字代人
字而不曰人之所得乎天也不下心字而下人字如
孟子盡心章集註心者人之神明以具衆理而應萬
事者也虛靈不昧換神明字明德換心字以此觀之
明德之爲心也槩可知矣且考小註或問明德是心
是性朱子答之以爲心如此性如此而未乃引張子

心統性情語而結之此可見明德之爲合心性而終
是心爲主也朱子嘗曰虛靈不昧說明德意已足矣
而又曰虛靈不昧便是心則明德豈非心乎如曰明
德是心之德而非直心也則有不然者仁義禮智信
卽性之德而周子以爲五性明德固心之德而亦可
直作心也如曰明德是心之所有而非便心也則亦
有不然者仁者性也非心也而孟子猶以爲仁者人
心也况明德是心之才能則豈不可因作心也執事
論心德之辨其說雖多而愚尙未能釋疑雖以爲虛
靈知覺以心言不昧洞徹以德言而朱子旣謂虛靈

近齋集 卷五
不昧便是心則於心亦可言不昧也雖以爲心是形下德是形上而朱子曰心無形而氣有物此言又何謂也以心之形體言則固爲形下之器而以心之性情言則自是形上之理心本合理氣者則何可偏言氣乎雖以爲心爲材料德爲道理而先言心然後方可言心之道理譬諸藥大黃附子是材料也寒而瀉熱而補其道理也今不言大黃附子而只言寒熱則不知其寒熱者爲何物耶雖以爲心粗德妙心實德虛而德只是心之德豈有其德妙而不能自妙其德虛而不能自虛者乎若如執事論心則是心也不過

一粗底物而已其何能參天地而贊化育乎執事所言有形之心也非無形之心也心有專指氣言者有兼理氣言者專指氣言者如朱子所謂心氣之精爽之類是也兼理氣言者如張子所謂合性與知覺大學所謂明德是也執事論心每以專指氣者言之故必析心德而二之此愚所以不能遽從者也侯氏嘗論鬼神之爲德以鬼神爲形下德爲形上而朱子非之曰此言鬼神實然之理猶言人之德不可道人自爲一物其德自爲德心與明德之非二物何以異此哉

若所謂性則又心與德所包之道理

下段既以明德爲五常之全德則五常之德卽所謂五性是以明德爲五性矣而今日性又爲其所包一性固可包五性五性亦可包一性耶若謂五常之全字是一性也則不成以一性而包一性矣若謂所包之性是五性也則性之名本指渾然不可分者非以五常而得名也未知如何

統體不昧之統體零碎不昧之零碎

不昧非專指理者蓋合理氣言而氣爲主也何謂氣爲主不昧卽知覺之不昧知覺卽從氣來者不昧只

是氣之不昧而氣不離理以光明之氣載光明之理此爲合理氣者而今以不昧爲衆理之統體則是將以不昧爲渾然一理也此愚所以敢疑其轉入於性者也

不轉入於性而自有與心區別處

既以明德爲形上之理而又以爲不入於性者細看來意蓋謂性爲人物所公共底而明德爲人之所獨得底以是爲性與明德之分然所謂性字汎言之則固人物所公共底而及其稟賦之後既受而有諸已則爲在已之性矣既得而具諸心則爲在心之性矣

如能盡其性之性卽在己之性也如心統性情之性卽在心之性也旣曰明德得其性於己者則豈不爲在己之性在心之性乎然則以明德爲道理者終涉於性矣在己之性在心之性與公共之性固非有異也而或以稟受言或以來歷言所指容有不同未知如何

明德與泛稱德字未見有異

大凡德字勿論天德達德懿德峻德明德皆當以得字意看則同一德字也而但德有以性言者有以心言者以性言之德固不可謂之器至於以心言之德

德是心心是器則以此德字爲器亦何不可

明德只是五常之全德與禽獸異處

今以明德謂具五常之全德則可直謂明德是五常之全德則恐不可明德只是虛靈不昧之德而五常之全在其中矣未知如何

若曰冲漠無朕包萬象之森然亦何不可

愚竊謂具字有二義自中有條理者謂之具以物而涵理者亦謂之具自中有條理之具如中庸或問所謂天命之性萬理具焉是也以物而涵理之具如中庸章句所謂人身具此生理是也以自中有條理而

言則謂之冲漠具萬象果無不可矣至於明德註所謂以具衆理云者似非自中有條理之具而是以物涵理之具也若作自中有條理之具則以字似無力矣

虛實字不可一定說

心固虛妙而比性較實又粗則虛實粗妙字隨處不同愚亦豈不知其不可一定而只謂心與德初不可分不當論彼虛而此實此粗而彼妙也

與密庵金公

長幅誨諭逐段辨析必欲使愚迷者曉悟實感不損

之盛意也鄙書辭語果多疵病其中執事所論乃有形之心云者最爲未安執事論心何嘗以一空殼而了之耶是愚看文字不善却失賢文之本意也以此致有還投其書俾得改撰之教不勝惶恐今請更正前誤盛教所謂心爲形下非以心爲非無形只以心是器也故謂之形下朱子所謂心無形非以心爲形上只以心之靈無形狀可觀也解得如此可幸無罪否然心德之別則終似破碎愚尙未能棄舊見而從之也來書條件繁多端緒紛糾神昏識短茫然莫得其要領誠不知所以爲對而亦恐輾轉致誤徒傷體

面故姑已之只依盛論中包蓄二字且先用工而不
欲更費筆舌然第有一言可復者執事嘗論道之大
原出於天而以天爲理矣天以形體言理以性道言
名義本不同而亦可合言故先儒曰天卽理也心譬
則天也德譬則理也天可謂之理則心獨不可謂之
德乎今夫論天而只見其穹然之形蒼然之色而謂
之天可乎亦以其元亨利貞之德於穆不已之命而
謂之天可乎穹然蒼然者是天也於穆不已者亦天
也不惟天爲然心亦然精爽知覺者是心也不昧洞
徹者亦心也天與理心與德之皆可合言也如此矣

然若必欲分天與理而言則邵子所謂以道觀天地
天地亦一物之說在焉而至於分心與德而言則先
儒之說未之見焉豈有之而愚未之見耶如其無也
則是天與理猶可分而心與德終不可分矣然執事
以爲朱子於此論之已備他日可考而盡之以愚寡
昧何敢質言當俟博攷遍覽而後方可開口耳自初
往復只出於質疑求教而叩問之際亦不可全無論
難故猥貢愚見矣却惹得無限葛藤還令人心界荒
亂不如默坐體認之爲切要耶今行過鹿門拜任丈
畧及心性之說任丈以爲學者論理氣不能洞觀源

頭故辭語枝葉之間輒多病敗當先觀源頭爲妙云此語誠然如愚新學何可不探其根本而徑自立說以犯僭妄之譏乎要待吾見識稍進之日未晚也願執事毋遽責其不能明對少寬假之幸甚

與密庵金公

盛教反復開諭慰藉之俾安其意警策之俾回其迷謹領至意百倍感戢當初淺說非敢務異盛論只欲悉獻所疑而累度往復尙未得契愚滯之見亦不能知反恐歸於自主張之科還深悚仄也小註朱子說愚亦非不見之而竊嘗於此欲活看蓋旣下兩謂字

於心德之上則固似分別而其實亦非必謂明德非心也大抵經文不曰明心而曰明明德則明德卽稱贊此心之辭所謂有得於天而光明正大者亦不過言此心之光明正大謂是心有光明正大之德而得此名耳何可泥於兩謂字而便謂心德有別乎且雖朱子說見於小註者猶不如章句之爲的確以章句觀之分明以明德爲心也未知如何

與密庵金公

多少誨諭旣明且切復圭之餘又欲書紳聖域無超入之示誠然誠然釋氏之頓悟卽所謂空喚醒在此

者雖曰超人不足貴也吾道元無超人生知者卽在道中不可以入言學知者循序而後入非超也或有超焉者只如曾點之見大意而已非所謂入也故上達必由乎下學成功必待乎積累如來論所謂日用人事上推移行去是也吾儒家如果有超入之妙逕則聖賢教人何以有許多階級許多節目乎此可見吾道之無超入也志氣清明時若可超入其本體固然之云非執事身履此界豈有是語似此時節多似此意思久則本體可復而聖域不難到矣然旣曰若可則亦非真有超入也設使吾道果有超入如愚不

敏者固不敢望况無是理乎前書所歎非敢好徑而欲速也只懼不進則必退也蓋爲學之工昨日所未知者今日知焉去年所未行者今年行焉然後方可謂進修而愚則不然今日猶昨日也今年猶去年也初無銖累之得焉有分寸之攀是以循躬而愧撫往而悔不覺發歎於書辭之間也然不能勉勉徒自沓沓終近於計較功效之病執事乃以爲憂而有徑捷之戒耶徑捷固不可也遲緩亦不可也朱夫子嘗曰徐徐乎無欲速汲汲乎無欲惰此正學者工夫緊慢合宜處今詳來論旣以超人爲戒又以奔騰爲勉其

亦朱夫子徐徐汲汲並行之意乎愚於此寧不領會而思所以受用也參前倚衡死而後已之教此實擔當斯道者恐庸懦無以及此然亦嘗聞栗翁之言矣曰成敗利鈍非所逆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不惟於國事學問亦然斯言也豈非後學之所當遵法者乎區區妄不自揆竊有願於此幸執事終教之也書末總結小心孝弟九容三貴直內爲己等語無非學問之切要此皆愚平日所未能而心常自愧者敢不警省而佩勵以少答勤誨之萬一耶

與密庵金公

向書所論偶因盛教而反隅推去者非有自出之機杼而過蒙許可至垂稱獎不知愚鹵何以得此欲謝無辭只有不敢當三字耳然時敏日章之語執事雖以獎言之而愚則以勉聽之用爲銘座之資則庶乎其可也耶所論中庸宗旨在於未開卷云云尤有以起愚之衷也邵子所謂畫前之易朱子所謂胷中之大學皆言行墨之外其理自在也此何等意趣以心而言則未發爲體以耳目而言則不覩聞爲體以書而言則未開卷爲體似此妙旨愚誠未易得契而亦豈不時自玩味乎至於慎獨二字真是樞要真是肯

綦浩浩之道下手自此天德之成亦只在此爲學而孰有捨此者愚雖不敏謹當佩服體用工夫聞執事之指示多矣重用感謝

別紙

嚮日花巖奉誨時問中庸天字之義明教以爲此天字卽理字非天地之天雖謂之理命之謂性可也愚聞而未能釋然退思反覆益多可疑今請更質焉夫天之命人猶君之命官命之云者蓋言居上而命于下也旣曰命則所謂天似有形體可指此天字終是上天之天而非理之名也理者天之道天以是理命

於人物謂之性命也性也同是理也而天則命是理者也天與理各自爲一字故凡言理必曰天理不曰理理然則此天字非以理字而換用者也先儒於此天字固多以理看陳北溪曰固是上天之天要之卽理是也胡雲峰曰所謂一理卽此一天字朱夫子亦嘗曰所謂天者理而已茲數說皆言天之所以爲天以有是理也其語意如仁者人也之云爾非直以理爲天也然則此天字不可便喚作理也若以此天字爲理字之換而欲作理命之謂性則章句所謂天以陰陽五行亦可作理以陰陽五行乎此則雖作理以

固亦無妨而其下理亦賦焉亦可作天亦賦焉乎此等處恐齟齬不合故愚竊敢以爲此天字終是上天之天而非理之名也上天之天卽天地之天則豈於天地之天之外別有天乎執事若以爲天地之天同於一物不足以爲萬化之根柢則此恐未然夫所謂天主氣看則固穹然一物也主理看則乃渾然太虛也橫渠先生曰由太虛有天之名天之立名非徒以其倚蓋之形大塊之氣而已則天地之天豈不足以命於人乎而必欲於與地對稱之天之外又求一天乎天固形體之謂而就其形體求其道理則天地之

天亦不可專以形氣看也故愚嘗以爲此天字固當主理看而終亦不出乎天地之天言天而不言地者地承天施言天而地在其中矣若以爲此天字終不可與地對稱則朱子於或問何以與人對稱乎其曰在天在人雖有性命之分云者分明以天人對言也旣與人對稱則獨不可與地對稱乎天人之天非天地之天而何哉執事雖以爲天地之天涉於形氣天命之性純然一理若是形體之天之所命則已是兼氣非一原之性此又不然雖形氣之天之所命其所以命者理也理本善豈有猥雜且天命之性亦豈可全

近齋集 卷五
然離氣看特指其不雜氣稟而言耳朱子嘗曰天地之性專指理言若如執事之意則天地之性亦涉氣質乎此愚所以輾轉起疑而未了其說者也願更承教

與密庵金公

別紙奉讀未半不覺喟然發歎愚於此事不待傾倒之示而固已知其權衡之所在取舍之得中矣初若有疑則當已請教矣夫君子固不謀食矣亦不閉口枵腹以爲正也故雖係食事苟合於義則爲之如古人之耕稼陶漁魚鹽市築皆是也何可不問其合義

與否凡干食道一切不爲乎若然則是於陵仲子而後可也今築泮事汎言之則儒士拙規誠有不欲爲者而在執事情勢亦豈得已而不已哉實亦通變而合於義者也真孟子所謂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則奚翅食重者也四日絕火之境非但屢空而已十口填壑之憂非獨一身而已當此之時如有非義之餽不正之物至焉則雖萬萬危急賢丈決不取也不然而無害於義有資於生則亦何苦而不爲哉耕稼陶漁旣不得爲魚鹽市築亦不得爲而適有空閒之地可以開墾則法典之所載也教條之所飭

也而捨此無他道矣上焉而稅其所出則益於國也下焉而分人耕作則益於民也益於國與民而又足以救吾之飢則愚見其可爲也未見其不可爲也如是而有疑之有謗之者則非知通變之道者也全家飢餓有可濟之術而不爲則是傷仁也一條生路有可行之道而不爲則是害義也傷仁害義君子不爲也若使執事只拘營產之小嫌罔念滅生之大事一向不爲通變則是膠柱而鼓瑟也豈大中至正之道哉夫鄉曲之泆相望而興利者蓋亦多矣故人見築堰輒謂之欲富然同一泆也而其心之公私異

焉欲增益其富而爲之則是私也欲只救其飢而爲之則是公也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此正不可不辨然而義理之精微曲折人或不能盡知則驟聞而疑泛論而誦亦其勢易然也然旣於吾心而無愧則又何恤乎外至之謗也哉大抵築泆雖可執事不貧則不必爲也執事雖貧築泆非可則必不爲也築泆雖可執事雖貧而如有他移步之道則亦不必爲也苟能斟量乎此則執事所處之當可知而疑謗之言不難釋矣至於其地之形止可否愚誠不能詳而以執事之智慮亦豈昧於此而徒爲是浪計哉揆之義理旣

近齋集 卷五
如彼參以地形亦如此故初無致惑之端只有願成之意而已

與密庵金公

中庸尚在案而所見朦朧不啻隔一紗此非書之難曉卽心之未明也益知先治本原而後方可以讀書也竊欲下此工夫而放散已久收拾不上深自悶懼別紙覆論明示理氣之渾融而亦非一物發揮極精使人祛蔽但以天命之天爲非天地之天則終有未卽聞命者程子論天而曰天之所以爲名曰天乃自然之理也以此觀之天之立名固以理也而若夫天

命之天旣曰命則若有有形體者命之也雖以形體言而理在其中此天字雖作天地之天而亦不害於其命之爲專言理也若以此天字便作理字則詩之天生烝民亦可謂之理生烝民維天之命亦可作維理之命耶至於天地之性張子所謂天地之性果與孔子所言天地之性不同而但孔子所言天地之性所以爲兼氣之性者只以有人爲貴三字若無人爲貴三字則雖天地之性亦豈非專言理而與天命之性豈有分別乎此張子所以有善反之訓也愚見如此敢復回稟如有不當更教之

與密庵金公
稽山書質固知爲師誠切有不容已而或恐千慮一失反有以來衆人之議則所關亦大矣幸更加深量而處之

與密庵金公

胤源自經大病之後元氣精神終未能如常寒感易侵昏眩頻作乘其少間雖得尋理書冊而亦不敢刻苦然時到會意處往往諷詠忻然欲忘病朱夫子所謂呻吟北牕氣鬱不舒我讀我書如病得蘇者誠有味也向時病劇心火頗盛七情之用多乖其節涵養

無素何以得力追思之甚可悔懼比來病歇始得畧有收拾善端之萌時時可見而終是私欲膠固天理微昧譬如嚴霜大凍之中雖有些少風和日暖意思而多者爲勝根本之地如此鹵莽精一之工不能下手恐爲虛讀中庸人若使執事者聞之必以爲難與爲學矣尤增愧悚

與密庵金公

來諭勉戒切至以張思叔變化爲教此乃動心忍性四字耶竊深警省稽山書質終竟不可已耶如愚昧固無以容喙於其間而但恐此書出後益添紛紜極

不幸矣至如往來之言易以失實不可以此而或致疑阻也如何如何僭妄及此還切悚仄

與密庵金公

三年阻拜十朔斷書山川何其邈也每令人神思欲飛至月末忽自任侍直許傳來九月二十六日下狀驚喜之極如得世外消息朝牕夜燈奉讀玩繹者不知其幾番矣書出已久歲色且暮不審道養動止復何如山屋寒雪烟火不起獨對圖書浩然忘飢胷中所樂是何事也想此境界爲之起欽且發歎也胤源僅遣侍旁而工夫尙無的實見處殊自悶惕顏癯疾

病也非刻苦也無道義之潤澤致煩憂念良愧良愧見今所患正在不刻苦耳本來羸弱善病近歲一經毒疔之後真元大敗久而未復月月外感日日下血風眩痰滯種種爲患苦無清夬時節以此作聲伊吾費思探索皆不敢爲如是而豈有進業之望耶春翁嘗云究此汗下直是病之一字此固先正自謙之辭而在愚陋則誠有是恨常竊自慨然也貧且懶藥治甚疎然萬般補養皆虛僞惟有操心是要規者許魯齋語每誦之願用力而未能耳見諭密切廣大優柔寬居等教無非可佩服者敢不銘諸座右天地之性

以最初出處觀之人爲貴三字固是兼言氣者而至張子對氣質言之則疑若以爲天命之性引用孔子之言而旨義則異亦是活法故區區嘗有所論矣今來論分四箇氣質而以天地之性爲對資質之惡者而言云云剖析甚細前時鄙書中氣質之性或以人物貴賤言或以人中清濁言所謂反之者復其所以爲人而貴於物之理云者畧已領得盛意然程朱栗谷皆以天地之性之性爲一原之性則必有所見矣恐不容易斷定非不知尊畏先輩之不可奪義理之公而猶復如是者豈局於聞見而然耶徐當更思

之幸毋以固滯見罪也

與密庵金公

近以思傳不睹聞與未發有淺深先後之義與任稗共往復而有所不合蓋愚陋以衆人耳目雖無睹聞而心中不免有思慮故不得爲未發爲說稗共以無睹聞時思慮未萌而昏昧撓攘故其不睹聞不得成未發爲說此兩說者果孰得而孰失耶未知賢丈曾看此以爲如何農翁有云思慮紛亂不害爲不睹聞鄙說似之淵翁又云不睹聞時心源未極其澄澈稗共說似之農淵二先生說不同當何所從耶願承明

教亦因而聞平日所已勘定者耳

與密庵金公

前教天命之天字今請更質愚之以此天字爲形體之天者非敢以天命之性爲非一原蓋謂天是形體而理在其中天以理命於人物則所命者卽一原之理也當初起疑本以章句中天字理字似有分別不可以天字直作理字也又以或問中在天在人之云分明以天人對言與人對之天卽與地對之天故遂敢以此天字爲形體之天矣及承回諭大駁以爲非不勝惶恐然愚所謂形體之天云者亦非以天字專

作形器使理着不得實欲於形體中見其自然而其不敢捨形體而論天者亦有其說夫在物爲理物莫大於天亦莫先於天是理也天先得之以賦與於萬物此所以天爲萬物之父也理固在於天開之前而天開之後理在於天矣若非形體之天則是理也將爲懸空獨立之物故言理必言天雖言形體之天而其實欲以理看譬如格物之物亦可作窮理之理也然旣不能盡此曲折突兀說形體二字似涉於專指氣有若氣天命物時理天有不與焉者宜有以來執事之疑也然天之所以命物亦不過理而已陳北溪

云固是上天之天要之卽理是也旣曰上天則是形體之天又曰卽理則是主理而言也然則愚所謂形體之天亦何嘗離理看耶其意亦猶北溪之意耳今若如盛教以天字直作理字天字上不容說形體則理者畢竟天地未生之前先有者也未有形體之天之前天之名何從而立耶執事雖以天命之天爲異於天地之天而以愚觀之首章天命之天卽末章上天之載之天天是上天命是載上之爲稱豈非穹然在上之形體耶旣是在上之天則豈非與在下之地相對者耶首章小註固有曰穀梁言天不以地對所

謂天者理而已之云而其所謂言天不以地對者特立言時不以對稱耳非於天地之天之外別有一箇天也嘗聞盛論以爲中庸書中天地字如天地位天地猶有憾等天地皆是形器而天命之天卽專言道之天此誠似然而但天地二字亦有以道言者如二十九章建諸天地而不悖是也然則雖以天命之天爲天地之天何害於以理看耶或問中天人對稱終是指三才之天在天在人旣不可喚作在理在人則天字理字之煞有分別可知而執事所謂雖謂之理命之爲性豈有不得其義云者愚恐其未安也且來

論所謂天命性道既均是理而若曰理命之謂性則理字之名又專屬於天而命性道等字有若不作理之名故爲不可云者固可解此章曰天不曰理之義而愚意終恐未然蓋命卽理也而不曰理曰命者何也以天之命物而言也性卽理也而不曰理曰性者何也以人物稟受而言也道卽理也而不曰理曰道者何也以事之當行而言也天卽理也而不曰理曰天者何也亦當自有其義矣天固自然之理而其字義與理字不同者理字是汎說有條理之意天卽在乎上者有尊嚴底意尊嚴之意於命令意襯貼故曰

天命而不曰理命此天與理之別也至於天地之性孔子張子所言不同云云孔子所言天地之性分人物貴賤言而非一原之性與子思天命之性不同而張子所言天地之性善反之云者卽復其本然之性則與天命之性無異然則張子所言天地之性豈非與孔子所言天地之性不同者耶張子所言天地之性與子思天命之性無異云者非愚之臆見也近思錄小註葉氏曰天命流行云云是言天地之性卽天命之性也若如盛教則豈葉註誤耶是不可知也今從盛意以天地之性爲氣質之性則天命之性固可

曰反之而氣質之性亦可曰反之耶抑此氣質之性非言人中清濁只言人物貴賤而所謂反之云者復其所以爲人而貴於物之理耶然則所謂氣質之性亦有兩般看或以人物貴賤言或以人中清濁言耶並望指教

近閱三淵集謾錄論天命之性有可爲鄙說之證故謹此錄上曰天之爲稱有崇高意有浩大意蓋大形殼而包道理者能產萬物于中則大也能降命令于下則崇也若以此天字只作道理而已則父母真宰之意隱矣觀淵翁此說則先輩固已有也

以此天字爲形體之天矣於是知愚說之非刵出也

近齋集卷之五

近齋集卷之六目錄

書

與鹿門任公 聖周

與三山齋金公 履安

答清遠堂金公 養淳

答崔公 禮

答洪亨美 秉殷

答尹汝五 聚東

近齋集卷之六目錄

近齋集卷之六

書

與鹿門任公

聖周

竊嘗慕嚮於下執事久矣顧無因而獲接德儀則常
抱耿耿也及來錦上喜高居不遠而病伏罕出又稽
造謁昨者始歷叩軒屏親覲盎晬區區忻倒可知也
但恨行色忙遽不能從容質疑餘懷悵惘更難自勝
秋雨成潦伏惟日間道體神相所慎平和否瞻慰仰
慮不任鄙忱胤源行渡兩津侵昏歸稅病餘驅馳雖
甚困憊惟以身遊長者之門耳聞有道之論爲榮幸

却不知其爲疲也多少盛教無非發部既有以仰驗
造詣之精邃而且感眷顧之隆摯也欽歎之餘銘誦
無已自念鹵劣昏弱無所進修時逢賢人君子歆慕
敬服悚然有豎立之願而此箇意思不能常久雖或
有所得輒復失之甚矣其懦也恐遂因循頽惰卒無
所成用是踧踖愧赧汗出伏惟真工積躬盛德愛人
當思有以教導之也伏乞時賜提誨俾得警策自餘
只祝道養增衛

與鹿門任公

天命之謂性天字當作理字看耶天固理也而亦不

可便喚作理字若作理字看則天命之謂性其將曰
理命之謂性天以陰陽五行其將曰理以陰陽五行
耶此恐說不去愚謂此天字卽所謂形體之天觀乎
命字則命之云者卽居上而命于下也旣曰天命之
則天只是上天之天上天之天非形體之天耶或曰
此天字若作形體之天看則已是兼氣所命之性不
成專言理此說似然而愚意則此天字雖以形體看
而其所命者理也何害於爲一原之性而有雜於氣
之嫌耶

率性之謂道道字體耶用耶抑兼體用言之耶謂道

之謂字卽言道所以得名之義與一陰一陽之謂道
兩道字宜無異也則率性之道當作道之體看而朱
子於釋達道曰循性之謂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
之用也以此觀之率性之道當作道之用看矣於釋
道不可離曰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
具於心此處又兼說體用矣未知當何所主耶

修道之謂教教字與自明誠之教不同蓋教人之謂
而非自己之學也率性之率非用力字至修道方始
言工夫而修道之修又屬教人則三句綱領內無討
得自己工夫處此似可疑成已然後方可成物未有

不成已而能教人則雖不言自己工夫而實包在於
是教之中耶抑禮樂刑政無非聖人分內事則品節
立教亦是自己工夫而然耶以二十章修道以仁觀
之修道字本以自修言者也然則修道之教字在聖
人言則爲教在學者言則爲學似可兼看耶中庸是
教者事則固當以教人爲主而由教而入之意亦在
其中矣未知如何

與鹿門任公

備要小歛後主人拜賓襲絰條下無賓答拜之文何
也賓不答拜似未安當起立避席耶抑俯伏而已耶

大歛後成殯

成服前一日也

設靈床屏枕薦席衣被櫛醜之

屬皆如平生時則當自是日夕奉魂帛入就靈床耶
奉魂帛入就靈床之文在於成服後夕哭條而成服
前哭不絕聲無朝夕哭矣成殯之夕既無夕哭則雖
已設靈床而奉魂帛入就之節當待明日成服後而
爲之耶然則所謂設靈床之設字言只陳其具而已
非謂必自是夕鋪衾褥奉魂帛於其上也耶此似未
詳願聞明教
更詳之成殯後止代哭者則成服前哭不絕聲之云
是失照勘處

父之生父與生父之父其爲生祖則一也服當同是
大功而或言父之生父與生父之父不同不可服生
祖服當只計其父所後家邊寸數以族大父服服之
若如此說計其寸數而爲服盡之親則其將不服矣
人於父之生父無服豈不甚薄耶

與鹿門任公

下示此天字固當以上天看然又須知上天之天卽
是理之天云云誠爲精切簡當愚見本亦如此而前
日問目中雖以形體看下闕却理在其中四字語意
未備可恨言天則氣與理固皆在其中矣然天有以

近齋集 卷六
理言者有以氣言者以理言者專言道之天是也以
氣言者形體之天是也理氣不相離故以理言而氣
在其中以氣言而理在其中或說以此天字爲理字
者似亦非全然離氣看蓋謂不雜於氣卽專言道之
天愚說以此天字爲上天者卽形體之天亦非離理
看蓋以形體言而理在其中兩說各有所主而其必
以形體言誠見命字意是上天之命于下也天是形
體命是性理性理卽一原不雜於氣矣何必以此天
字直作理字如或說然後方爲不雜於氣乎然則盛
意與愚見皆以此天字爲上天而包理看者於命字

意爲襯貼似不可易也但所論以是氣配是理方見
性之真箇至善云者雖以理不離氣爲主而恐却於
理不雜氣意思微似未盡夫所謂雜於氣者非獨雜
於不好底氣然後方謂之雜雖好底氣與理兼言則
亦謂之雜雜非汗雜之雜乃混並之謂今來論曰天
體至大而至純至純字似對雜字言之然至純之氣
雖是極好底氣旣以氣與理兼言則爲理雜於氣矣
理雜於氣則其性也爲兼氣質之性而非專言理之
性矣氣有善惡兩般而只拈出善一邊言之則似與
兼氣質之性不同而謂之專言理之性則亦未也專

言理之性人物同得之一原也論理氣之混融無間而曰有是氣理方有所掛搭則可通人物言今日以是氣配是理方見性之真箇至善則是可言於人之性不可言於物之性矣所謂配是理見性善之氣在天爲至純之氣在人爲浩然之氣浩然之氣卽人所稟受而物不得而與焉者也以是而語天命之性天命之性不得爲通人物之性矣未知如何至如率性之道之兼體用修道之教之勿論教學卽其本體而有工夫者謹皆聞命矣

與鹿門任公

斬衰練服緝邊之說似因如功衰之文而發然如功衰之如字特言去衰負版辟領如之而已非謂緝邊亦如之也若用緝邊則非斬衰三年之義或曰斬衰三年蒙始初而言而非三年用斬云則亦未的確曾見栗谷別集有斬衰練服似當緝邊之說

見松江而日錄

恐此非先生定論未知如何功衰從儀禮則不用練從家禮則用練備要兩存之當從何書爲得耶從古則儀禮爲本而但去衰負版辟領旣已從家禮則練布之用亦從家禮方爲無參差未知如何

欲不練功衰者以爲大功服未嘗用練布小祥衰亦當不練愚意如功衰之如特言去衰負版辟領而已非謂練不練必同也欲練衰裳者以爲衣裳不練則殊非行練之義愚意此亦不然冠與中衣旣練則衰裳雖不練何遽違於練之義耶二說恐皆局泥惟當以朱子所定家禮爲主沙翁所著備要爲據并練衰裳似爲參酌得中之道如何如何

斬衰練冠備要但云如初喪之制而不言改纓與否南溪曰從本冠改之斬衰練冠之纓不可用布似當仍用麻而腰經旣已變葛則冠纓之仍用生麻亦似

不可然則腰經用葛冠纓亦以葛爲之腰經用熟麻冠纓亦以熟麻爲之耶

斬衰絞帶小祥變麻用布備要引古禮言之故人多遵用而魏巖獨以爲備要所引卽賈疏公士衆臣爲君服布帶之文非可准例於父喪斬衰原說未審而備要引之可疑云云此說如何賈說中虞後絞帶雖不言所變之云雖不言三字謂之未審亦宜然雖非儀禮正文而旣有賈疏文元公引以爲據則今難不從耶

魏巖說以爲從家禮則經與帶俱不變若從備要則

經與帶當俱變矣近更檢考出處則布絞帶之說如是齟齬今雖從備要而依經禮變經不變帶云此亦難從腰經重絞帶輕腰經既已變葛類而絞帶獨仍生麻則似有輕反爲重之嫌未知如何

與鹿門任公

下答禮疑深明古禮本意欲使人斷然行之愚雖不敏豈不知盛意之所在而但經文註疏無緝邊二字而遽然緝邊亦似重難以此屢往復於季氏老兄季氏亦以禮疑從厚爲言故遂用仍斬之例而其外布絞布纓謹皆聞命耳

別紙

中衣旣用黃裏縹緣而衰獨不緝果不相稱然中衣則本自喪初用緝固與正服有間者而只就一衰服內言之功以向輕斬以仍重尤似不稱聖人於此制作自有深意而微妙難見耶

斬亦衰之名云云不曰便是而直曰亦則於本字義似不叶順恐易以致人之辨

雜記之文愚於其本說不能無惑夫以大功之麻經易練服之葛經者麻重於葛故也至於衰練服之衰與九月之衰同而無麤細之別何爲而以九月之衰

易三年之練衰耶既曰同是繩屨故屨不易則同是功衰衰當不易而易之者何也此義勘破然後方可論其足爲的證與否也

斬衰練後緝邊

緝邊既無古經明文亦無先賢定論誠千古難決之禮曾見補編邦禮 大喪練後緝邊恐當從時 王之制達庶人之義通行於上下爲宜如何如何 功以向輕斬以仍重尤似不稱之語儘明快云云 愚說蓋疑之也非真明快也橫渠着衰博六寸之制於七升布之上是兼用向輕仍重二義未知古聖制

禮亦或有如此者否

斬亦便是衰之意云云

斬字只以不緝之義看似爲穩貼如何如何

雜記云云

雜記固似可證而儀禮既不明言緝邊則此終是闕文何以息千古之訟乎

與鹿門任公

人物性不同之論每分命性爲二而以爲自其成形時所受已不同若如此則是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之賦爲不均之賦而人物之生因各得之得爲得有

多少也此說終與章句本旨不同淵翁所以每欲明辨者其爲此也耶

中庸或問說人物之性以虎狼父子蜂蟻君臣豺獾報本睢鳩有別言之矣虎狼之仁蜂蟻之義豺獾之禮睢鳩之智蓋各於五常存其一而所謂一點明者也然今於蜂蟻而觀之仁義禮智信皆可得而言之其有君臣禮也一蟲之肉與衆啞之仁也一罪無疑與衆戮之義也與衆啞與衆戮此化書文而見或問小註知其當如此者智也必如此者信也以是推之物亦是五常皆具未知如何

頃年齋西承誨時盛論以孟子犬牛人之性爲本然之性與孟子道性善同一意云愚竊疑之而未及更請也所謂犬牛人之性自朱子已作氣質之性至尤翁之訓亦然而執事之論與此不同敢問其何歟

與鹿門任公

國恤時問答

俗節朔望參或說以大包小者似是云云

愚亦初則行之旋覺其未安而廢之今得盛論偶與相合深幸深幸

二祥日畧設似不可已云云

二祥與忌祭似有新舊之別曾子問尤爲的證單獻

無疑

與鹿門任公

朱子語類論致中射貼中紅心之喻終似可疑蓋中卽純粹至善之名喜怒哀樂未發渾然在中時豈有優劣而或比之貼或比之紅心何也如曰中有未至之中則是天命之本體猶未純善也此豈非可疑乎其論致和曰亦有大綱喚做和者比大段乖戾者謂之和則可非能極其和此又可疑夫子思子之所謂和字旣下皆中節之皆字則此和字重喜怒哀樂四者一者不中節則亦不得謂之和矣今日比大段乖

戾者謂之和則可者豈不輕歎矣乎愚竊敢以此爲非定論也致中和一段語類中一處有最分曉者其說曰致中欲其無所偏倚而又能守之勿失致和欲其無少差謬而又能無適不然致字精神在於又能二字蓋致是推極之謂非謂中有未至之中和有未至之和而必推而極之也只就此中和地頭旣有以立之而又守之旣有以行之而又廣之此所謂致中和也

與鹿門任公

三才之道庸非殊乎云云

三才之道隨事著見故有陰陽剛柔仁義之分而其
實一理而已四時之運因氣推遷故有生長收藏之
別而其實亦一理而已如以天人之理爲殊則元亨
利貞與仁義禮智果有二乎如以寒暑之理爲異則
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者果何謂乎

物物皆具五常雖不云然云云

物物皆具五常之具是備有之謂耶備有之謂則人
物性同矣若非備有之謂而只於五常內有其一亦
謂之具則此具字只是稟得之意非具之本義也如
何如何所引嚴時亨書同異字自是人左右看一說

以同中有異之異爲氣異未嘗不同之同爲性同一
說則以同中有異之異爲性異未嘗不同之同爲理
同只於朱子此一書內而議者各以其意看得有此
參差何以勘定乎

犬牛人之性是本然云云

犬牛人之性集註所釋果與語類不同因來論方欲
更商之徐當熟讀詳思後有以仰復矣

與鹿門任公

心性有發未發而中則無發未發蓋心性是物事而
中卽物事之形狀也

中是狀
性之德

非中自爲一物而或入

而在內或出而在外如心性之有動靜也

與鹿門任公

胤源僅保弱軀而一疾貞固百爲懶惰章句尋摘之工亦患間斷心田久荒無可據基本似此恐無進道之望撫躬只自悼歎伏想年來長者志氣不衰當有彌高彌邵之功不勝欽仰四方來學者衆而接應不倦否會聞盛意不欲以開門授徒爲事愚竊敢以爲不然從古俊彥多出於儒先門下誘掖後進成就人才俾爲世用卽開太平之道也當今先覺啓後其責在誰恐是文丈之所不得辭也未知如何

答鹿門任公

大全劄疑曾未熟玩而其有遺憾近日士友亦多云然今聞文丈有意修補已始其役終若得成則可以羽翼乎先正遺文而發揮餘蘊其爲吾道之幸當如何哉深望留神俾得卒完以惠後學焉

與鹿門任公

天地之心譬如人之心亦可以知覺言耶或言有血氣者方可言知覺天地之心不可以知覺言愚謂旣曰天視天聽天道有知則天地之心自是大知覺如草木之開花枯瘁皆是知覺非獨血氣者有知覺也

朱子嘗以天地之心爲無心之心愚以爲無知覺之知覺未知如何

天地之心若作天地之氣看則復是陽氣之復也於陽氣之復見天地之氣似爲疊剩朱子答吳晦叔書曰此卦之下一陽爻卽天地生物之心也非以一陽爲天地之心也以其所以生物者爲天地之心也其所以生物者亦非泛言理也理無情意心有情意此心字以活動底意看方爲有味朱子又曰於其復而見一陽之萌於下萌字便是心之動也勿論天地與人心是主宰統性情者則天地之心合理氣看似好生長收藏皆心也而獨於生見之者亦仁包四者之意耶

與鹿門任公

延平教學者觀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氣象卽指容貌而言歟實兼內外內心外貌而言歟其氣象果如何甚難形容當以清明嚴肅稱之歟

明道不違仁影子影子卽畫像是言明道與顏子無毫分不相似之意耶抑或以明道比顏子猶有優劣如畫之於真耶

與鹿門任公

道心之無過不及來教斷以爲然似不容他說然粟谷先生所謂始以道心而終以人心者何謂也道心或不能直遂而失其正則雖謂之道心有過不及可也然道心之不能直遂乃爲氣所掩以後事其過不及非道心之本體也以是論之道心當以純善看無疑耶

與鹿門任公

完府得失於執事有何損益而其爲中路狼狽則多矣仰念殊至近日之論以學問政事爲二致會謂吾

儒治平規模反不足以理一劇邑耶昔兼山俞公嘗爲是府矣而其時無此議論三數十年之間時論之變如此良可慨也

與三山齋金公

履安

會觀襄禮而歸萬事寥廓淚益不可禁也卒哭已過秋冬代序伏惟孝思靡逮罔極不審初寒氣力何如瞻溯區區戚弟奉親粗保而歲晏杜門獨抱殘書有俚俚靡質之歎益恨此生無祿永失帡幪之庇耳沈慟又曷可勝言京居轉覺不便而無田可歸良自憐耳先集刊行遲速姑未可知而遺墨之散在人家者

不可不預先收拾頃聞門下諸人已有此議未知其
間果聚得幾許否宋穉存竟不起疾令人憐怛此友
志高才敏曾被愛獎而今止於此惜也餘只祝侍奠
支護不備

與三山齋金公

讀禮之暇看得何書家學淵源之所在士友期望自
別雖哀疚中經籍工夫恐不可廢崇德廣業克繼先
美尤孝之大者區區仰勉實在於此耳遺文幾盡收
聚誰爲校正耶舊日門徒留侍筵几之傍者幾人其
有能講求餘緒稍稍向上者而吾道不落莫否桂洞

李碩士連住其處而松都趙進士兄弟亦能數往來
否俱入思故及之耳

答三山齋金公

所論志氣無以扶豎恐是謙已之辭以執事天稟之
秀雅又有家庭濡染之美其之於道也比凡人爲易
況今吾黨學問渺然之日其責將在於誰前書之敢
以仰勉者此也衰境聰明雖云減損前旣博洽近當
有要約工夫以持之願無以晚暮而或怠焉如弟者
本自鈍滯又因疾病徒抱空心不能自力比又荒廢
日甚舊聞都歸散落豈有新趣之可言然從前看書

只欲解釋文義不過口耳中年無成悔悟自生方願
以身心體行其一二而未能也意思雖如此輒復撓
奪深自愧懼幸望時賜德音以警愚陋

答三山齋金公

俯索疑義平生於劄記一事最不能蓋筆鈍習懶難
於手畢故也間或爲之而旋以不合意棄而不留者
有焉亦以其草亂暗不能收拾者有焉年來念橫渠
不記還塞之戒復欲爲之而悲苦憂病未暇也以此
實無可取以塵高覽者聊以近日所偶思中庸章句
數條畧錄仰呈乞垂批誨

別紙

章句常存敬畏下小註

敬謂戒慎
畏謂恐懼

此說似未是戒慎

恐懼只是一樣字恐懼卽亦敬之意今以戒慎恐懼
分屬於敬畏二字似若敬與畏有別者恐非朱子訓
敬畏字最近之之意畏只是敬模樣豈於敬之外又
有畏乎愚故以此小註爲非未知如何

慎獨之獨指心中發念處未及形於事爲者則章句
所謂細微之事非外面作爲之事而乃胷中之事耶
雖外面作爲之事其事至細微也則其出於念慮之
邪與正人或不及知者然則其事字非只指胷中

之事而兼包外面細事言之者耶

未發則性也此以性之本體言也語其用則喜怒哀樂之發皆是性也方其性之未發也實具此喜怒哀樂之理在其中耶初無喜怒哀樂之理之可名而只有箇仁義禮智而已耶仁義禮智猶是件數抑只有渾然不可分者耶

大本者天命之性似若以中為性恐與程子方圓喻中之義不同未知如何

達道之道字與率性之道不同而章句釋之以循性何也循非用力之謂則循是率朱子嘗以循為非用力字情之發有

善有不善何以不用力修為而自中於節也耶致中和小註胡雲峰以為章句約之精之是釋致字愚意約之精之是將以致之也非正釋致字其下以至於之至字方是正釋致字未知如何

第二章下段章句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矣此處只言戒懼不睹聞而不言慎獨何也既曰無時不中則慎獨亦包在其中耶

與三山齋金公

父喪大祥入廟前一日當以酒果告于祖廟而母先亡者於妣位不必別告耶此一節備要不言當何以

為之妣位方祔於曾祖妣之龕以祔位無祝之例雖不別為告辭而酒果則當與曾祖正位一體同設耶母先亡入廟方在東壁西向之位而父喪入廟亦東壁西向則祥後祫前則如此考位當在妣位之右右邊甚狹妣位當東壁之中故也妣位椅子稍移于左邊為宜耶左亦從神位言之東壁終難容兩位則抑因地形考位奉以西壁東向亦似無害否

與三山齋金公

天命之天字即中庸開卷第一義而章句無訓釋何也天有專言道之天有形體之天此天字當以何看

耶若作專言道之天則天是理也理命之謂性其果說得去乎若作形體之天則天是氣也出於氣者又安得為一原之性願聞盛教

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讀者多以氣先理後為疑

先生亦未免此疑解之者以為理必待氣而寓故不得不先

說氣愚以為不特此耳夫氣未有無理之氣生物成形者氣也其所以生物成形者理也然則理之意脉實在於生物成形之中非待理亦賦焉之理字而後有也

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同異字皆通人物言則其下

過不及之差物亦可言之耶物是偏塞不通者則似不可以過不及論未知如何

理非氣無以掛搭故首章章句言氣頗多矣性非氣無以發則第四節於釋喜怒哀樂之發似亦當說氣字而章句不少見何也性乘氣而發而所乘又清純之氣故情能得正章句似欠此曲折抑以只就性情體段而言故不必言發之之由耶

與三山齋金公

國恤中私家祭祀行廢諸先正議論不一而忌墓祭單獻之意則同墓祭不上墓齋舍或壇時則自 國家無禁祭

之令故在下者只以分義不敢備禮以為畧行伸情矣今番則 朝家有令甲依丁丑年後受 教頒出舉條私家祭祀虞祭外忌墓祭亦令 國葬卒哭後行之則並與單獻而似不可行矣雖有先賢之論於此只得遵 朝令而已或言 朝家不許忌墓祭者只禁其三獻而已非禁其單獻也此似非的然愚意惟當以禁祭前後看出義理若使栗尤兩先生在於今日禁祭時則必不令單獻矣僭易及此未知何如朔望參自前勿論有官無官皆不廢蓋以其禮最畧故也然以朔望之不廢而拖及於俗節恐似未安蓋

近齋集 卷六
俗節原其取義在於燕樂之辰非如朔望逐月常行之禮則似在當廢退溪之論廟中俗節減饌行之而雖減饌時食二味比朔望一盤果猶較豐矣俗節雖不入於禁祭條亦當酌義而廢之爲得未知如何練祥退行者自前只於其日單獻洩哀與忌祭一例矣今番忌祭單獻亦廢之則二祥日單獻似亦不敢行而但忌祭猶是逐年行之之祭二祥則親死之日初回或再回而飯羹數器亦不得設則人子之心痛缺罔極比忌祭不啻有倍於此或用新舊之別忌祭單獻則已之二祥日單獻則爲之得無罪於孝理之

下否此係情勝以禮抑之而不敢伸終是義理之正耶

與三山齋金公

俯答私家廢祭一欵忌墓單獻亦不可行之者誠如來教律以從周之義決當如是也諸不在禁條者熟講之示有以見嚴於享先爲禮不苟之盛意欽仰無已愚於此果有未定者俗節朔望雖不入於戒令禁行中而或以此爲舉大包小自在當廢恐亦近於輕加註脚之嫌而若如或說則俗節朔望行之俱似未安未知如何俗節燕樂之義執事引親喪三年內不

近齋集 卷六
廢俗節之例以明其無嫌此誠足爲一證而但於禁祭之時行此時享之小者臣子之心終有不安故也朔望參則其禮最畧諸先賢皆不廢故鄙家於今月望已行廟茶矣近聞人家多不行之且愚見有廊柱之疑乞賜量教二祥日設奠以喪中朔望例推之恐無不可前書所稟與忌祭有新舊之別云者蓋爲此而發也今承盛論當以此斷定耳
栗谷牛溪諸先生皆以爲朔望參可行 陵廟亦行焚香薦新云此說恐可疑臣子家行祭若視 國家祀典行廢而爲之則 太廟朔望祭旣不行矣臣子

家朔望參亦當不行而何乃以 陵廟薦新爲準耶諸先賢不廢朔望參之意蓋以其禮最畧然其時則朝家無禁制之令臣子自以分義斟酌大祀則減殺小節則不廢矣至於今番則有異時 王之制凡大小祭祀皆不許則似出於以一國爲家之義在下者視之與同宮父母喪無異勿論祭之大小豐畧皆當全廢雖朔望參一盤果之至畧者亦係常時薦享之禮則似亦不行爲宜未知如何
尤庵先生嘗以朔望參不廢之意推之欲行忌祭之單獻矣今忌祭之單獻旣已廢之則朔望亦當並廢

哀諱之事猶不敢伸情況常時之禮乎愚意朔望只焚香如有時物魚果之屬可薦者無時只薦一器似宜未知如何

答三山齋金公

俯教禮節連蒙剖示感幸但不敢信已信其師之諭雖出慎重然吾師先正之說在於補編之前則時之不同義亦有異未知如何舉大包小之說似爲有理且國制禁祭之主意專出於陵墓廢享臣子不敢獨行之義則太廟朔望祭旣不行矣私家亦當視而廢之此義最似分曉昨日尊族大父嚆齋公臨

顧適稟此禮大以行之爲非其教曰俗節朔望雖異時忌亦具祭儀決不可行云雖似少却曲折而大頭腦得正故方欲從之今承盛諭益知禮之難斷也幸更入思量如何

與三山齋金公

朔望參行否往復再三而賤見恐終不契於盛意耳兩說各有所據誠難的決此有一義凡祭法統於宗鄙家卽奉曾祖之宗而高祖之廟宗子不行則從之爲安故遂廢之未知以爲如何

答三山齋金公

學政云云近世守宰未有行之者心常慨然前有所
仰請矣今承來諭雖出謙退而事勢實亦有然者民
窮則教無所施此夫子所以有富而後教之訓事不
可無漸要之愛養民力俾得蘇殘盡心經理待其衣
食稍足而後爲之方可行得此固未易然以執事德
量學術將優於經濟一世何可以小邑爲難而遽止
哉更願加意焉

與三山齋金公

近來士友間可以任道者甚少以戚而隣而數相從
遊者惟吳士執最可愛期待者長忽然失之使此身
偃偃蹶蹶矣痛盡奈何以其資稟之和粹工夫之精
篤不幸短命實吾黨運氣之不佳也執事亦必傷惜
之深故如是攄陳耳

與三山齋金公

儒選有命輿論咸屬執事矣果登首薦以執事家
學淵源之所在士林重望之所歸安得而免此乎伏
見別諭辭旨隆重提先故而稱世美責以同休戚
之義瞻聆皆聳想執事擊讀感泣當復如何隱遯長
往本非吾儒法門輔世澤物本是學者志業從今以
往恩召益勤禮待益隆則雖以執事謙挹之意恐

不得一向辭遜如何如何

與三山齋金公

俯諭出處一欵雖不以愚言爲不可而亦以人各有分量爲教盛德謙遜令人欽仰愚亦竊嘗有聞矣禮重三揖非不知君子難進之節而但上有必致之意下無固辭之義則恐終不免於一出故前書敢有云云矣今乃退讓至此以執事之宿德正學通才不欲以經濟自期則尙誰望哉然世道自任古之儒先猶或難之而至於經筵之職不過陳說文義仰備顧問而已此猶不居則平生讀書將欲何用且况

震邸輔導義在延頸又將何說以辭耶處此必有其道此區區所以欲爲執事謀者也未知高義終以爲如何而從遊諸公之論又如何也執事旣不鄙愚陋而樂與之反覆欲採一得之見故敢又悉摭告之耳

與三山齋金公

遂庵答成爾鴻之問日子婦題主鄙家稱以子婦某氏子婦之上不書亡字何意耶豈以其子生存而子字上加亡字心有所惡耶南溪日以亡婦題主只稱婦而不稱子婦何耶婦本是妻之稱則只用婦字得無未安耶婦字以夫婦之文言之則婦是妻之謂以

冢婦介婦之文言之則婦是子婦之謂通用無害故然耶

舅主子婦喪依奔喪父在父爲主之文夫主虞卒用喪服小記之文主喪與主祭分而二之終似牴牾陶庵雖云并行而不悖近世沙川之論則以爲夫主虞卒之禮後世以舅題主之後恐行不得然則不分喪與祭舅皆主之可無妨礙未知如何

續問解崔碩儒問婦之喪虞卒哭夫雖主之祝辭則當云舅使子某告之歟慎齋曰當如此此答似可疑蓋欲於父在父爲主與夫主虞卒兩義參合用之然

旣曰舅使則是攝行之例非夫主之之義且使字上無病未將事身在遠地等之緣由只用使字亦涉突兀未知如何旣用使子某之文則初獻夫當爲之舅則只參祭而已耶旣用攝行之禮而參祭似不便無故而不參祭亦甚缺然未知如何處之

祔葬時告先塋不但於最尊位通告同岡累代諸位耶葬子婦於先塋內而妻墓則不當告耶旣曰告先塋則妻墓似不當告而但亡妻於新葬者爲姑葬婦於姑側而不告其姑似涉昧然未知如何

與三山齋金公

近齋集 卷六
鶴馭上賓臣民均深摧慟伏惟職在 宮銜倍增痛
實所教禮節謹皆一一聞命又有仰稟者臣民處
儲君喪之禮未見先賢詳論蓋 國朝罕有之事而
然耶私家祭祀公除後則 朝家有許行之令而在
臣分不敢備禮忌祭減饌單獻而卒耐練祥係是喪
祭故皆如儀行之惟禫祭不行云似以禫卽吉祭而
然也然愚意則禫猶有哭泣之節似亦可行未知如
何禮有喪中不禫之文而此則私喪後喪中廢前喪
禫之謂也恐不當引之於此矣旁親朞服與 國之
小喪同是朞而以公私尊卑之分言之則平居當常

持 儲君喪之服而但後世居父母喪者無持 君
喪之法以此意推之朞服人平居當持私喪之布帶
惟於出入着 儲君喪之布帶此果無害於禮意耶
私葬發柩返魂時朞大功當服其服隨之而議者以
爲着私服行於道路未安多有不用綾絰而隨喪者
然愚意則此似不必然蓋重喪中有事於輕喪服其
服而哭卒事反重服禮有其文矣以此例之則雖行
於道路旣從柩舉靈車之後則所主在於私喪此時
服其服有何不可也南溪有私葬返哭在路朞功之
人不宜服其服以從之說而此則指大喪而言小喪

似有等殺未知如何並望下誨焉

答清遠堂金公

養淳

令從孫之美質如玉心常愛之實以有古人之典刑非獨爲入吾門而然也今此所託鄭重顧愚陋非有益於後生少年者而若其臨文講討隨事指導亦何敢不盡吾責也但恐有自誤誤人之歎耳

答崔公

禮

所詢緇服中時祭一節陶庵說似可旁照蓋時祭與吉祭固有分而言之者矣亦有合而言之處以其儀節相同也吉祭既可行則時祭亦可行且緇服雖重

猶是總也期大功者葬後行時祭如平時而但不受胙備要有其文依此行之恐宜

答洪亨美

秉殷

虞祭既以急於安神之意行之於同宮喪未葬之前則非但初再虞并三虞亦可行之而尤翁以爲初再虞卽行三虞則與卒耐退行豈以再行安神之祭則三虞不甚急之故耶愚意卒哭雖退行三虞仍行不廢似無妨然以不敢信已而信其師之意從先賢說三虞姑停之以待新喪期後行之連舉卒耐爲宜惟在財處之耳且令庶子喪是踰月而葬則卒哭有必

近齋集 卷六
待三月之文雖非新喪自當於來月行之矣如何如何

答洪亨美

心喪變除必待吉祭之期已有嶺齋定論與尤庵南溪說矣惟當遵行不容更商本生兄弟禫後卽吉而出繼者猶着黻服雖若有反重之嫌而實則非反重也乃所以爲輕也復何疑乎

答洪亨美

喪家以板材狼狽過期未成服則日數雖多凡有服之親似不可獨先成服蓋以尸未入柩情有所不忍故也旣不得成服則雖忌祭廢之爲宜陶庵說有外黨妻黨服未成服之前使家中無服者替行之文而愚意此亦似爲未安從主祀者之身而言則雖子弟替行便是已之行祭也殊非擊蒙要訣五服未成服前廢祭之意也

答洪亨美

先祖祠版親盡當埋安以栗谷說推之追遠有限今將永遷永訣終天云云似墓上臨埋時告辭而臨埋之告始有清酌等字廟中告時無酒果之設耶墓上異於廟中必設靈幄行事耶尤庵說不必

用永訣終天等語只當以開破塋域爲辭南溪只告墓次主前無再告等語與栗尤定論有所矛盾不能無疑

祧埋時再告恐似煩瀆且吉祭合饗祧主時既有將埋于墓所百拜告辭之語則更以酒果告將遷之由豈不爲重疊耶此南溪說所以與栗翁不同者也然則自廟中將就墓上時不必設酒果告由至山下奉祠版於墓側以酒果奠告告辭則用栗翁所製臨埋告辭而潔地二字嫌同於兩堦間改以墓側似宜如何如何告墓位則尤翁說實合情禮南溪亦云不可

闕也但告墓措辭永訣終天似不襯依來示以開破塋域爲辭無妨頭辭當日今以祧遷親盡將埋安神主于墓側開破塋域不勝感愴謹以清酌云云未知如何墓上設幄次固無不可而墓下如有齋舍則奉神主於齋舍行墓前奠告之節爲宜量處焉

答尹汝五

聚東

所教編書事雖出求助之盛意而實非愚陋之所敢當也凡發揮義理羽翼經傳必其學博識精聰明有記性者能之如愚者何以與此以言乎學識則鹵莽淺劣無以折衷乎衆說以言乎聰明則疾病昏憤無

近齋集 卷六
以收拾乎舊聞如是而其可強爲其所不能乎老兄
如欲爲之須謀諸當世博洽之君子也大抵四書小
註諸說固多支離破碎不合本旨者而如非大段醜
差則不可盡沒之也只欲較其優劣而定其是非則
自家讀時以墨畫或抹或點而標識之又或手自劄
錄以便閱覽足矣何必著爲冊子張大其事以傳示
後人耶且况我東先輩論說後學何敢輕加取舍尊
畏之意義理之公固當並行而如非見識透到精微
足以爲分金秤上秤出來則粹難遽議其存拔也高
明雖有以卓然自信而愚則不敢也東儒文集亦頗

浩多難可一一盡借以些少精神亦難搜括無遺至
於筆札紙墨之費又甚夥然此豈綿力所可辦哉愚
本懶弱於此等鉅役輒逡巡退步者雖承勤教不得
奉而周旋深諒而勿罪焉

答尹汝五

老萊子姓名曾未見出處豈有之而不能博考耶私
淑之私孟子註以竊字釋之然此竊字與竊取程子
之意之竊字諺解雖同而意義則少異竊取程子之
意之竊字如論語竊比我老彭之竊卽不敢顯然之
意是謙辭也而私淑之私所釋之竊字似只是自取

以爲已有之意未知如何既未能及門而親受只得傳其善則再傳三傳之間恐無異同何謂未妥耶

答尹汝五

大學經一章孔子之言而不見於論語家語只見於大學蓋曾子聞諸夫子而述之者而朱子以爲無他左驗則此言之不見於他書可知也朱子又以爲或出於古昔先民之言則孔子此言亦有所自來蓋先王教人之法而孔子發明之也曾子獨得其宗而述此言爲經一章則又何必別爲記錄耶後之讀者但當就大學看何必求更見於他書耶且中庸所引孔

子之言亦多不見於論語家語者而何獨於大學首章而疑之耶

中庸序微妙之妙實微小之意曰微小則微昧舉矣云者兼山說得之而盛諭初說與兼山說大槩相似然但將微者著之微字必欲作暗字者恐似太泥夫微與著自是相反如危與安之例何必以微字換作暗字而後方爲恰當乎若以微作暗則著亦當換作明乎恐不然矣且微妙旣帶微暗意則微者愈微亦看作微妙者愈微妙何害微妙之妙非高妙之妙只是妙小難見之意則今日本自妙小難見者愈益妙

小難見豈不成文理乎兼山所云微妙面目似好者語意平順而高意則從面目字上侵過分數至以爲慮學者低看道心故以微妙言之使學者知微妙處恐涉計較安排真程子所戒聖人之言淺近處強要鑿之使深遠者朱子釋經必不如此也夫大舜危微之訓實儆戒之意而未及於贊揚道心也則道心惟微非如精微之微本是難明易昧之意故朱子於中庸序以微妙釋之包得暗昧之義只取其面目勝於微昧微小也非慮學者以微昧微小而輕忽之也若曰微小則微字已是小意若曰微暗則微字已是暗

意恐皆爲疊故用妙字以形容其至小朱子之意似出於此未知如何

不偏不倚南塘說未可非之蓋不偏不倚本是一義偏倚字與過不及義例不侔然旣言不偏又言不倚則亦似畧有分別以字義言之則偏是一邊之意倚是有物然後可倚故南塘釋此以爲不偏於一邊不倚於一物其意蓋曰不偏於喜怒哀樂底一情不倚於可喜可怒等一事偏倚二字並屬喜怒哀樂而就其中一以情言一以事言其於各釋二字之義豈不分曉乎盛說雖欲立異於南塘愚則未見其有異上

句喜怒哀樂初無可偏處卽南塘不偏於一邊之意也下句不爲倚着而中立云者是言不爲倚着於何處耶倚着則倚着於事物也與南塘不倚於一物之語何異哉且此下以第十章南塘中立爲不偏之說爲非則中立不倚是已發後事而今以此釋未發時不倚恐涉矛盾未知如何大抵不偏不倚雖有畧分而言者而終是一義不偏則便得不倚也非謂不偏而又有不倚也朱子於或問以不偏不倚合而釋之曰立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斯可見矣偏倚旣是一義則多一不字然古人文字語法蓋有如此者

亦不必深疑未知如何

至誠無息章博厚載物註與配地註先言用後言體陸稼書以其體字爲用中之體未見的確盛說所論由用及體自下達上云者善看得出矣然陸說亦是一義不可全棄當與盛說而並存之未知如何

肆夏固可謂時邁而采齊果是何詩耶前日之以未考爲對者此也時邁章有肆于時夏之語故呂叔玉以肆夏爲時邁而以周禮九夏註觀之肆夏未見其必爲時邁而杜預註左傳以肆夏爲樂曲名肆夏若是樂曲則乃笙詩無詞者不可作時邁看而采齊之

近齋集 卷六
名則不見於詩經郝氏並肆夏采齊皆作逸詩名此似得之耶采齊之齊周禮作薺薺是甘菜於采之之義爲當而王服禹曰行則緩緩欲直遂故奏肆夏趨則疾疾欲齊肅故用采齊齊字雖加草頭終是齊整之義耶

衆人有未發無未發之說朱子三說果有不同然徐彥章書廝役亦有未發似是未定之論語類若無工夫靜亦動云者乃是定論至如胡廣仲書性靜者或有此時節似亦有理人之性靜者氣稟頗好物慾亦寡無勞攘之患故未應物時容有不失其本體者然

既曰或有則亦非必多有也愚於朱子三說欲從語類說而非但語類說如此答林擇之書曰未感物時若無主宰則亦不能安其靜只此便是昏了天性不能慎獨則雖事物未至而固已紛綸膠擾無復未發之時據此則朱子之論以衆人無未發爲勘定可知也我東諸賢之論實皆有所受於朱先生而栗谷尤庵說較益詳明後學之所當領會而契悟者也來諭所謂以天命而爲人則源頭未發聖凡無異自戒懼工夫有淺深而始乃懸殊衆人至於無未發之境云者得之蓋未發一節卽修道以後事而論者每推及

於天命上說故以爲聖凡同有未發然聖凡之同有
卽劉康公所謂人受天地之中非子思子所謂未發
之中衆人無戒懼之工而何以保守本體不失其中
乎石火電光霎時或有之說亦太粗率衆人之心終
日紛擾之餘雖有未接物時而卽其方寸之間氣質
之濁惡猶在也譬如火焰纔息而烟氣猶薰烏得有
所謂中乎所論設或有之者終未快斷而未發分數
之目亦涉苟且未知如何愚於中庸此節竊嘗有思
量而得於心者衆人之無未發不但以不能戒懼而
知之以下句發而皆中節之謂和之文知之衆人雖

或有一情之中節豈得四者皆中節如聖人乎旣無
皆中節之和則其無未發之中也明矣中和只分動
靜而實無輕重若曰衆人有未發之中而無已發之
和則是衆人能戒懼而不能慎獨也中反爲輕而和
反爲重豈子思以中和齊頭並言之之意乎

答尹汝五

肆夏之義云云

肆夏旣不以時邁詩看則非布陳于中國之意當別
有其義而未可詳也然以王服禹說推之則行欲直
遂故奏肆夏云者以肆爲遂也肆字果是遂之意而

夏之爲言大也夏字似無關於直遂之義而或是帶說耶此等不必強解

未發之中推及於天命上說云云

來論以鄙說中推及二字爲疵病是愚之辭未達意處然鄙說旣曰推及於天命上說故聖凡同有未發則天命之性之爲未發於此可見矣與朱子所云源頭未發聖凡一般之說有何相左耶愚意蓋以爲未發之中是指君子用工而言非謂人人如此也而論者將此修道以後事作原初賦與之性說認以衆人皆有未發似乎推及而言之者故下語如此而推及

之云或不無以未發爲兩層之嫌以致高明之疑然推及二字恐當活看未知如何終若以爲未安則改之曰論者每直作天命本初說故云云似爲稍穩耶商教爲望至於方寸之間氣質之濁惡猶在云云非謂未接物時有惡之可言粟谷旣云惡者濁氣之發則衆人之心終日汨亂之餘事應旣已而方寸之間濁氣猶在是爲惡之根柢也故於此下惡字矣然因來示而覺得果是語病濁惡之惡改以駁字如何

氣質之中有清明駁濁二氣云云

聖人之氣質至清至粹而衆人之氣質濁駁有清多

濁少者有濁多清少者清濁相雜矣渣滓當在清明之下而不能持敬則此心昏昧放散清氣反在下而濁氣反在上矣苟能持敬以正其心則清氣在上而濁氣在下矣心乘清氣而發則順乎天理而爲善心乘濁氣而發則徇乎人慾而爲惡由此論之則清濁二氣互有進退升降隨其心之操舍而不同有清氣發時有濁氣發時非並時並發而分爲善惡也

答尹汝五

庶子喪未及行祔云云

宗子於父母喪中行期大功祔祭慎齋先生之論也

庶子之喪未及行祔而其父死其父之孫承重者雖在重喪中何可以未及改題而不行其庶叔之祔祭乎若以其祖當主祔祭而其祖死已不敢代行云爾則此有不然者父在母喪未及行祔而父死母喪祔祭追行於父喪卒哭後則何嘗以未及改題而不行祔乎以此論之孟氏家所處已失之於初矣然三年後則無追祔之道惟當用過時不祭之義闕之而已

舜之二妃云云

舜之二妃固可謂出於一陽二陰之理而舜之前帝嚳四妃則是一陽四陰矣大抵陽尊而陰卑尊者一

而卑者衆矣姪娣媵妾之規屢見於詩之國風蓋古者諸侯一娶九女故也一陽二陰之理固萬世不易者而禮有沿革損益故帝嚳之四妃虞舜之二妃有元次之名而無嫡妾之分周之一皇后三夫人有嫡妾之分而無元次之名此其所以不同矣既但曰一皇后則齊體於上者一人而已也然則上古四妃二妃之禮至周時而已變矣媵妾之規固未詳其廢於何代而漢成帝時趙皇后與其弟合德同入宮則媵妾之規至漢時猶存可知也兄弟爲一人之妻非特堯之二女爲然歐陽脩之前後妻皆薛奎之女則此

風宋時猶在而特其再次連聘與一時同娶少異耳中國之婚異姓四寸甥妹爲夫婦朱子亦嘗行之而東俗則不然此實代各異禮國各殊俗者何必深疑乎

兩公明儀云云

兩公明儀雖有栗谷說而未可的知如左丘明之爲二人孟獻子之有兩人皆不可詳而至於公明儀朱子於初見處以爲魯大夫而其後再見處不復解釋則可知其爲一人者矣

於陵仲子已嘖蹙云云

已字爲仲子之名尤翁以此說爲新奇未知問者之言果何所考據耶此等處無關大義姑以自已之已看何妨耶

伯夷叩馬諫武王當有說云云

伯夷之叩馬諫史記固未可信而只就其事論之則武王之無一言問答蓋以各行經權彼此不相害也非難於爲辭而然也此則異於孟津誓師何必以天命人心而分疏乎

草木倒生云云

草木倒生何理之說曾於相對時畧有提告矣似未蒙領會也夫地是重濁之物而禽獸猶行于地上故橫生草木必着于地底故倒生以其重濁之氣所受有淺深此外豈有別般說禽獸於偏氣中又有清濁非獨或飛或走之不同鳥則知父而不知祖獸則知母而不知父此正細分處如鳶之戾天鷹之橫秋又鳥中之稟清氣多者來示然矣

答尹汝五

三皇蓋言三才也旣以天作人主之王天下者說則木德王之王字非旺字之誤也木德王猶後世勗業之君象五行而配德應運之義也木德春也與下攝

提相應攝提寅也天皇時是子會而必言寅者何也蓋以天皇爲首出庶物之君故必取四時之首人統之寅而言之也兄弟十二人非是一歲十二朔之謂而實指一元十二會也一萬八千之千果是百字之誤而一會爲一萬八百歲則各字亦不可以合字看也若以合字言之則是於天言子一會一萬八百於地言丑一會一萬八百於人言寅一會一萬八百是只計天地人開闢與生之年數不計天地人始終之數也其可乎天皇氏自子會至亥會皆統領故兄弟爲十二人地皇氏除子一會故兄弟爲十一人至人

皇氏除子丑二會則兄弟當爲十人而曰九人者何也人類之生止於戌會除亥一會而言之故稱九人以當分長九州之數地皇兄弟年數實非在於天皇兄弟年數之外也人皇兄弟年數亦非在於地皇兄弟年數之外也只是連續言之者總而計之原數不過爲一元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何嘗與經世書相牴牾耶來意似未及照管於此故乃謂以總計爲億萬矣更須詳之會先之是明儒而其事蹟未有考耳

